



110X
579
12
5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九

說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
 辱飢寒其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
 為使至此極矣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蠶飲食既壞童云誠魯
 日果在地曰故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癘瘍疔贅癩痔癩音陽癩音
 病也後蟲生之木朽而蠋中張云蠋音局木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

以壤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
 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
 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離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

山林鑿泉以井飲竅墓以送死竅音而又穴為優溲優一作優隔也
 梁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踪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水以燔燔音煩革金

梁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踪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水以燔燔音煩革金

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
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
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蓄而息之
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
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
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
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
寒而暑者世之謂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菰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
其攻宄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蓄而息之者其能有怨乎天地大果
菰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
功禍者自禍欲望其實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
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菰癰
痔草木耶劉錫云柳子厚作天論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
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以極其辨附錄

未集

鵲說鵲胡切

有鵲曰鵲者宄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
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鵲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
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歧焉縱之歧在胡
切浮圖之歧正延其首以望極其所行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
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武
切浮圖之歧正
拾切口也翻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
下革切羽也卵卵古能自食自難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有字一本不為其他
凡食類之飢唯旦為其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
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
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向煦
而默向煦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

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
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頽踣音音也觸風雨犯寒暑
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
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
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
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
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音音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
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
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
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記檀弓泰山側有婦人哭曰昔者吾舅
子曰何為不夫也曰無苛政夫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
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於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入風者得焉

禮說音音祭
禮記作蜡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禘進有司以問禘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
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干某水于某蟲
蝗于某穰殺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
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禘乃通記郊特牲篇句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
吾不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愒况音音但徒
且切漫莫宮切又莫半切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愒况冥冥焉不可
執取而猶誅削若此况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
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君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穰疫乎未有
黜其吏者而神然焉而曰蓋干人者何也予曰君子之云旱乎水乎
蟲蝗乎穰疫乎豈人為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賤乎查貪乎罷弱乎
賤音報切非神為之耶故其罰在人今夫在入之道則吾不知也不
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而一本以為非

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及風蝗不為災虎賁子而趨
宋均是非人之為則何必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
然耳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莊子獨何如人哉其
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
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
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
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
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拯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
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田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
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為

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為其

桴一本其字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廢幾之說則回近得矣而曰

其由也與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

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避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已

矣一本其字而

說車贈楊誨之揚誨之子也

揚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

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

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

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

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也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

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村禮記山而侔考工記

俾注俾謂上等而下而軒且曳從後視之如擊從前視之如軒祥而橫左記曲禮句注華而長轂以戟周禮長轂戎車也集焉而以望集營作轂左成十一年注集車車上安以愛老曲禮大夫七輜以蔽內輜音緇載衣物垂綏而以收綏宣佳切曲禮武車載十二旒而以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栢中者軸揭而固者蚤揭音有載持也蚤音八長而撓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輶却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冲然而有亮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馬而宜御乎物若輶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咸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幾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駢駢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

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謫龍說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群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被緞裘白紋之裏緞將侯切又首步搖之冠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頰爾怒曰不可頰音各切又普泠切文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不可乎化于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美觀一曰欲容玉篇作龍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儷即計切偶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脩音因取

裘及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譎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音吳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敦怒衝涌教浦沒切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倏然為人拳然為禽敷舒為林木竭嶮為宮室竭或作竭音葛二切誰其搏而斲之者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剡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為者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棗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督音霧又莫禍賊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

率恒多清明冲溥不為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矣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間為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罷說

鹿畏貍物俱貍畏虎虎畏熊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基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借云持弓矢鬻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忍則又為熊虎亦亡去罷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猝搏挽裂而食之猝併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罷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

齊以下三作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

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來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

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並世帝孔子

如俱頭俱音敷方相也此奇子非相篇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

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

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鬣草飲水一也或下推是而至於

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賤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

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締而清裘而煖一也推

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雖

騮白義山子之類義一作義列子云問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騮騮

黃而左踰輪左騮盜龍而右山子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俱

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

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

俱頭之問一作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求而

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九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卷之十

○傳

宋清傳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積也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

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難易以改切難咸與清疾

病死瘍者死甲履切頭瘡揚音羊身磨一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

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

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

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

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

數千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

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除一本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

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

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眾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廢幾則天下之窮困發聲得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力主切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一本橐駝字為觀游及賣果

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去一本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時音時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瓜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一本哉字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

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殮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札傳其事以為官戒也作喜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必一本自毀齒已上父兄鬻

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鉗其廉切至有鬚鬣者

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

官因為已利一本為字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

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

之童寄者郴州羗牧兒也行牧且羗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

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南越中謂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怕狀賊易之

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

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為

兩即僮孰若為一即僮耶彼不我忍也即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

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有

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

縛以縛即燼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踈一虛皆

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笑頽以聞

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勿忽耳刺史顏証音征

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

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戰國策燕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

而討殺一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裴封叔名謹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備隙宇隙當

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

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

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矣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立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欤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欤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

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

薄四海有方伯連率

典帥同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云十國以方連連有帥

郡有守邑有宰

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

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

版尹掌版者猶

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

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

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

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

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

莫敢愠不術能

術音賁行也賁也

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

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

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工也

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傳周召

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

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薄書為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於府庭听聽切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矩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彼者室于道謀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也毀也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盡古之審曲面勢者審考工記注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一本無州字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易音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較而圓封之尼長女音二切又為書博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節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溷胡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

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汗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
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
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
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
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厠外赤死久矣獨
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
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故有厠鬼耶赤之名
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
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
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
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一作矣又何暇赤之笑哉東坡有李赤詩題跋

蝮蝮者善負小蟲也蝮音負又扶行遇物輒持取印其首印音印亦作印負之背愈重

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因一本卒躓仆不能起躓音切
又音匍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人好上高極其力
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累也
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
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一本
字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入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一本哀

曹文洽韋道安傳元闕

○騷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夜有設祠者饗餌馨香饗音食延切韋道安
為獨蔬果交羅挿竹垂綬與後同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
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

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絛縫製組總古切將無滯於心焉為是
 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倘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木
 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僕將事區委羽切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
 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軫轉璇璣轉音交經緯星辰能成文
 章翻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
 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天津九星儷於神夫于漢之濱
 兩旗開張中星耀芒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河靈氣翕歛呼切茲夜
 之良幸而強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
 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
 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龜螺蟻上音龜靈皆有所伏臣物之
 靈進退唯辱仿佯為狂房羊徒尚也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
 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喜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
 拘勢射利抵禦險也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舉遷隨

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懼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林朝

似傲貴者啓齒臣旁囊驚彼且不恥叩稽前高言語譎詭令臣縮慙

女六切彼則大喜臣若效之順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

門狂吠狴狂狴音陸又審臣到百步喉喘顛吁睚眦逆走魄道神

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群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

抵方昂闔胃衝突鬼神恐悖望智危慄泚焉直透所至如一足獨何

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高於臣恒使玷黜沓沓蠢蠢恣

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曾講揣脅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潘云鉗

禮并作結夾讀為申周警死無遷探心扼膺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

得旃獨結臣舌啞抑銜冤音音孽背流血音音一辭莫宣胡為賦授

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瑣碎株偶袖黃對白吟哢飛走吟音奔駢四

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

使甘老醜羶昏齏肉槩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

弊帚跪呈蒙傑投棄不有看贖頌楚贖首頌月恨喙唾曾歐家呼惠
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頌頌鑿臣方心規
以大圓拔去吶舌也與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
睫增妍突梯卷鬱卷鬱不中寄兒卷首拳高首拳又券勉力轉二切
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禮記王制五國以為連彼獨何人長享終
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後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輿
朱裳朱裳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
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
汝唯知取諂貌淫辭孽奪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
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汗卑此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
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華泣拜欣受初悲後擇抱拙終身
以死誰惕

罵尸蟲文 并序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
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西陽新雜上尸而如僕人眼中尸白
云按道書上尸能語以是入多謫過疾鴛天死柳子特不信曰無特
中尸能語下尸能語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尤者一本無其為聰明正直宜大
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潘云狙七飲切狙廷其變詐以害
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
將怒而戮之殺于下土以塗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
作然後為帝也余既歟卑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
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一本作自陰幽跪反而寓乎人絕一本以

賊厥靈骨肯是處兮不釋穢卑音音荒心潛觀默聽兮導人為非觀

本作魂番冥持札續兮搖動禍機卑音音荒拳縮兮宅體陰微潘云厥走

云七慮切

切莊子卑辭夫色注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

淫諛誦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

反間為安佚潛下謾上謾謾恒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夫利昏伺

睡旁睨竊出走讒于帝遽入自屈暴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已

口胡人之恤彼脩娟娟一作娟董云娟短曉冗胃燒如消去

搜疥癘下索瘻痔瘻力劉切侵人肌膚為已得味世皆禍之則

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鉅潘云刮古利切周禮注刺謂利旋死無

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行正直寧懸嘉饗卷

改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

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奪收震怒國語等收將勅雷霆擊汝鄂

都道書北都羅都聚亂縱橫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群邪殄夷

大道譚明害氣求章厚人之生豈不神且聖歟祝曰潘云祝也尸蟲

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

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斬曲凡文

后皇植物楚詞力章后皇嘉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以建家國巨為棟

楹齊為閭闕外隅平端中室謹飾一作本度焉以几度符各切周禮維

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以限肘

腋歎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奇居切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

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奈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歎始惟物之殘稟

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境苦交切及行煥寒鬱悶結澀閱一本

瘡寒艱難瘡音隆寒不可以遂遂其端離奇詰強維奇力爾於綺

字縮嶺玩上音嶺下含蠲孕蠹木中蟲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

其蟠以前鄂陽傳蟠本云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疹遷

魄計切禍氣侵骨淫神化脉體及筋倦榮乖衛逆乃喜茲物以為已

適器之不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招禍辭且人道甚悲惟曲為

先在心為賊在口為德在有為僂在膝為攀成施踣跂成施病俯而不能仰者

舉綱切曲也立刑切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

泉管子云士讓耿介之心不羨惡木之枝朝歌迴車簡牘載焉載一本

又管子云孔子至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朝歌迴車簡牘載焉朝歌墨子迴車

昭王市骨樂毅歸燕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

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而反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三焉昭王今我斬

此以希古賢誦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

不乾乾後易不乾乾音度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蝮音覆犯於人死不治

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音肆其害然或嫌

不得於人則愈怒嫌音華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並猶墮

拍攣攣音力腫足攣音勇切一本作腫為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

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

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而鬪死以執而謁

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獲者求薪蘇

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扑以逐其害汝今亦有求

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庭音易以賊劫謂不凌與不步間是惡能得而

害汝且彼非樂為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

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

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為若是叩其脊論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天形汝軀乎一本總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脊屈脅惟行之紆

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頸蹙蹙音頭其腹次且上七私切褰鼻鈎

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斷害物陰妬潛狙謂密伺之字

本作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為鼃音音蛙焉可得已凡汝之為

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拳脊努咄

舌搖尾音音而廉切不逞其凶若病乎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

宥蝮蛇文并序

將難吾庭難音替又丈葺吾楹葺音敬害吾垣害音營嚴吾為嚴音得與草不
植而穴隙不萌隙音隙與汝異途不相交爭爭音爭雖汝之惡焉得而
行嘻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
惟汝之實陰陽為矣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秩秩音擊也宥汝于
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艾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
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
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乎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
一作陰陽爾造化爾道嗚呼在可不悲歟

憎王孫文

九序

後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後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居相
愛食相先行難乃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群萃然後食行
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倭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

以翼勃諍號又上音蒙下

嗜嗜彊彊又及伯切

群不相善也食相

所遇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齧投注注下沒切竊取人食皆知自

實其嗾苦章切以頂

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

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後群衆則逐王孫王孫群衆則齧後一作

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悠兮一作其上群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

者王孫兮善者後環行遂植兮上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

胡不賊旃跳跟叫囂兮跳音跳切衝目宣斷音斷報肉切外以敗物兮

內以爭群排闥善類兮譁駭披紛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噍果腹

兮果苦火切飽又苦火切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群披競齧兮枯株根

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猷苦兮號宮曼曼音珉王孫兮甚可憎噫

山之靈兮胡獨不聞援之仁兮受逐不技退優游兮惟德是效康來
同兮聖囚約用飛廉惡來禹稷合兮凶誅群小遂兮君子遠大人聚
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康既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
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文 并序

山海經漢武帝時有獻獨足鶴東方朔奏曰所謂畢方鳥也淮南子木生畢方注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
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爨晝不燭一本皆列坐
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罷音皆蓋類物為之者物也訛言相驚云有怪
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
畢方見則其邑有為火為與訛同吾禾切若今火者其可謂為欵而人有以
鳥傳者其畢方欵遂邑中狀而圖之襍而磔之磔除厲也磔牲以

於四方之神為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群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來各有攸宅焉時闔而
開火炎為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矣兮日十藝而窮災朝儲清
以聯濛兮夕蕩覆而為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隳突兮戶駭
人哀袒夫狂走兮倏忽往來鬱攸孽暴兮左哀三年注鬱混合恢台
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僵音董踣四休炊息燎兮及伏煨燂門薨晦
黑兮洛伺軒回若墜之天兮墜一作墜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盍已
問之禹書畢方是崇山海經禹所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曾聰明
兮念此下地炎皇所愛兮傑死無貳傑音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
今不懲兮衆愆咸至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回祿屏氣
屏必卸切祝融火正回祿火神大陰施滅兮玄冥行事玄冥大神汝雖赤其文隻其趾
逞工術巧莫救汝死黠知亟去兮愚乃止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
傷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求汝世日之良兮

今凍逝急急如律令李濟翁資用錄云令宜讀為零律令雷聲捷鬼善走與雷相變速故云如此鬼之疾速也

辯伏神文并序

余病痼且悸痼切腹內結病悸其季謁醫視之曰唯伏神為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曰吁盡老芋也彼醫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情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成然慙慙然憂慙慙切維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眾矣又誰辯焉申以固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敲開帶結兮敲音調

護柔剛和寧悅悅切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兮訢音其切

不積塊兮史倉公傳陽虛疾病年根在左脅下大如覆盆惛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

往沽之市兮欣焉有得滌濯饜烹兮專恃爾力反增予疾兮昏憤馮

塞馮音對切余駭其狀兮往尤于醫徵滓以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

昧焉兮茲謂蹲鴟蹲音存鴟類脂切處身猥大兮善植圩卑受氣頑

兮陰僻敢危敢立奇切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苞水土兮泥雜

蚘錄余專切蝗子蚘音不幸充腹兮唯痼之宜野夫伎害兮伎音實

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

盡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牽以入一夕一本作昔

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螭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壽善天殤終何為兮堆山醜江醜音宜

也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祗兮父母孔愛妻

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液液湘流液音流清且微兮陰幽洞

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竟其安游觀

也

也

也

湘纍兮

纍力追切湯唯反豎云欲弔嗟爾怪螭害江涓兮涎沫重瀾

物莫威兮

楚之相纍注不以罪死曰纍螺形決目潛伺窺兮螺力也巨糾二切膏血是

利私自肥兮

歲既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

敖嬉兮

洋洋往復流逶迤兮逶於危切迤音移惟神高明胡縱斯兮

蔑棄無辜逞怪

窳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魚

浸用吉無疑兮

牲牲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愆將安期兮神之有亡

於是推兮

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 并序

零陵之氓

零陵一作本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

濟船破皆游

一本游字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八尺曰尋尋尋其侶曰

汝善游最也

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向不去之不應搖

其首者

以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

何以貨為

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

者乎於是作哀溺文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世薄鼓以

風湧兮

浩漫蕩而無舟蕩切不讓祿以辟富兮又旁窺而詭求手足

亂而無如兮

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順而滅脊兮浮順一作不欲釋利

而離充

發一本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鬢以舞瀾兮

鬢如腸魂悵悵而焉遊

首悵悵直進以爭食兮魚鱗

族而為羞始貪贏以

嗇厚兮終負禍而懷離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

更攬取而無時休

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

兮姑指幸者而為謀

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爵而蒙鉤爵音大者

死大兮小者死小

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夭與害偕行兮以死自繞推

今而鑒古兮

鮮克以保其生衣寶焚紂兮專利滅榮國周語榮公好

豺狼死而猶餓兮

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貧貧而無知兮一本無民

潘六禮記質貧然

故與彼咸謚為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為余再

更聲更平噫

招海賈文

容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雖形大海盪泊兮顛倒日

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忽切陰陽開闔兮

氛霧瀚渤瀚鳥孔切君不返兮逝恍惚一本無逝字舟航軒昂兮下

上飄鼓騰趙曉音嶼嶼兮兒曉音奔螭出扑兮翔鵬振舞

泓坳兮萃昨設昨律二切弘視天若蔽即或奔螭出扑兮翔鵬振舞

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更音庚山海經天吳人面垂涎閃舌兮揮

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黑齒棧齧文肌鱗鱗鱗魚中切齒根肉皤救教尺約三角

駢列兮耳離披反斷又牙踣嶽崖嶽魚中切齒根肉皤救教尺約

首掃鬣虎豹皮節音希又許豈群沒互出謹遊嬉臭腥百里霧雨瀾

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縮一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

鯨鯢疑畏淫淫疑疑魚力魚二切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

下邇置滄危顛顛呂結崩濤搜疏刻戈涎涎切小君不返兮若沉顛

若霍號呼臭二切其外大泊評齋淪淪音平水各谷也終古迴薄旋天

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屬音泯泯起

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跌徒由艦霏解梢若木船音軸

類得狂震九咳君不返兮瘳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

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歸音上黨易野恬以舒易

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鍾擊鮮恣歡娛新殺曰鮮音君不

返兮欲誰須膠葛得聖指監魚范子去相安陶朱范音呂氏行賈

南面孤賈音古呂不韋陽翟大賈弘羊心計登謀謨羊音莫監大冷

九卿居東郭咸陽齊之大莫監孔僅南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是諾

爭下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為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為

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魄兮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一

○弔替歲戒

弔甚弘文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威強逆則兮替命轉

幽轉一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嵩高

也拆陵兮舉手排直曰小崩也韻曰山摧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

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

快於剽狡兮但就制乎強國義弘切妙切校古巧切荒中行之難

之斬刈兮翦茸欣植容而龍二切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盜驪八

音波鷲為之高翔兮變狐喘而不食鷲音至變音竊畏忌以群朋兮

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

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以完豈咸滅以今功

兮哀清廟之將殘，嫉魁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評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黠寥廓而殄絕，黠徒感切竭馮雲以班愬。兮終冥冥以爵結，竭音傑切去也馮音憑依也那音貢至也又音紅欲登山以號咷。兮愈洋洋以超忽，心逐酒其不化。兮形凝水而自慄，音鶴又胡故切圖始而慮未。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危。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以與為友，一本無比干之以仁義類。兮仁義類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忠庸。一本弔字下更有弔字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子厚服即州刺史再逐永州司馬求先生之汨羅，兮汨羅水各在長沙羅縣屈原所沉處擊衡若以薦芳。擊音敢切持也杜若音香草願荒忽之

顛懷兮異陳辭，而有光一本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捨于羊切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虀與袖同左襄十四年幽牝雞兮嚶兮孤雄束味。伊音伊嚶音憂味與獨同陟救切象也哇交環觀兮蒙耳大呂，哇烏瓜切交於交切淫聲董喙以為羞，兮焚葉稷黍。莖音觀鳥頭味許穢切烏喙並毒藥狂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軒音陷塗籍穢兮榮若繡黼，振折火烈兮娛娛笑舞。娛音娛一本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為咸池。堯欣久切咸池黃帝祭便媚鞠而兮美愈西施，謂謾言之怪誣。兮反寘瑱而遠違，瑱他甸切以玉充耳曰楚語云吾慙實之於耳是必視為頃也。匿重淵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為。俞附素緩古之良醫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鉞石而從之，鉞與針同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一本去下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刃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悃兮滔大故而不貳。惟胡本切悃迫

通切沉璜瑤佩兮孰幽而不光孫憲奎

草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髮髯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

盈眵音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為

是之荒茫耀姦辭之矐朗兮世果以是之為狂音嚮好也又音貌

直視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

何望平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羊為屈之幾何兮胡獨焚

其中腸羊音弔吾友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音否胡切

左傳皆有兩音惟詩文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

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樂毅文樂生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廈之鸞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棄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梁丘據字子猶事見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

亦悲君喜亦喜局賢不贊卒贊于此媚予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

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為政政

實允理時嗜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

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叶惡民蠹國地

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况晏氏激贊梁丘心焉

霹靂琴贊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姑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

龍伏其窟音窟一夕暴震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磔然音苦東切

倒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為三琴琴莫良於桐

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為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

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詳識其越之左與右禮記樂記朱弦而疏越也越瑟底孔也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為他傳詳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為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 并序

以佛之為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為最勝宜也既尊而勝矣其為拔濟尤大塵飛而灾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焉不疑李睦州以州元和三以量移求州礮石六觚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為福馬孺人之墓馬孺人睦州外婦詳見外集馬派墓誌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既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立兮為寶拔大苦兮非至真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隹為友兮上品人德無已兮石無磷延求世兮莫坤垠靈受福兮之勤

龍馬圖贊 并序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州得其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遂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闕校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銜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沫夫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觀其形不可以不贊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倮尾童鬣良哉躡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百一本鳴銜在御太路遵兮世疣道悖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泳旋翁淪兮淪於淪切淪淪水深黃兒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眾類孰是淪兮進昏死亂臨音臨厥身兮臨音危也都念切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誠懼箴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惡平知之為美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

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也乎未始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决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耻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也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憚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為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并序

今之世為人師者眾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已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鮑叔牙與管仲為友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儻焉為偶道之友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統也強六國既除詭也乃亡施音怡作詭同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鄢音隱左成十六年敗楚于鄢陵范文子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孟孫惠滅孟死滅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孟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抵益為瘡音愈病也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

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并序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麋音眉也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上有一本麋字忘已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淡音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龍然六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愁愁然莫相知慙切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枝止此耳因跳踉大嚙許監二切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龍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一作一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梳無完衣梳音後方言榻前几架曰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之與人兼行累倫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

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捕圍
門徹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是數月乃已臯即鳴
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東坡曰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
乃作河豚魚烏賊魚二說并序以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與契佐命垂統股肱
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嘗鳩氏夏以氏
迭有中邦五神環運虞士德夏金德商水炎德復起周道削滅秦德
暴戾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又俾元臣之後
元一本作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音去遇陳平
九者非也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音去遇陳平
字起為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胄也汝陰夏侯嬰
脫帝密網摧厲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鄴侯音贊蕭

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高之裔也淮陰韓信整齊
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平陽曹參破三秦虞魏三絳侯
周勃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
大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群雄登
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吳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
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建赤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嬴以混諸
侯嬴秦憑力于項以離關東奉續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
德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
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高
十二年過沛置酒沛宮歌大風乃莫舊都舊一本以壯王業之基生為湯沐之邑沒
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于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蚩
尤於是庭而赤精降導靈命於是邦而群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
孫得以續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原

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
于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
于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
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闕宮惠皇嗣服爰立清
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感安
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睭相
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
於下土歟然則展敬乞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展于往切勛與勳同也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群蛇輔龍以
翊天門翊一本作翊音工翊音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網既離
鹿駭東夏長蛇封豕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于劉赫矣漢祖播茲
皇猷楊旂沛庭約從諸侯從將容切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
良疇勅殄霸楚勅子小切絕也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彙表正萬國炎

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皇宗澤克
承崇崇沛宮清朝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歲祀建
旂繫鼓遂據天位寇遊故都求介丕祉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勩此休
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龍俗剽剽匹妙切嗜為寇亂皇帝元年

八月帥喪衆暴永貞元年劍南西川節度使章群疑不制妖孽煽行

驚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

書嚴公嚴以國害為私讎以天討為已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

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樂大頰切殺人流血滂滂而士一其

心悉師出次祗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足儲峙饗資時一本作

也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奉奉揚王誅誕告南上十一月右師逾利

也

州踏冠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于劍門大攘頑嚚諭引劫脅

蟻潰鼠駭險無以固一本以下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剗剗腎腸振拔

根抵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警鼓一振音元戎啓行取其渠魁

以為大戮九月行營節度使高崇文曲公忠勇憤悱憤音勞切授任

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關險阨夷為大塗衰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

休嘉議功君首增秩師長進為大藩本傳云劉闢反以儲備有素檢

夔節宅是南服將校群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河圖括地象曰岷時惟外區界山為門環于蜀都叢險積

貨混并羌鬣疾狂猾窺隙信信嘯呼楚辭猛犬信信憑據勢勝

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司

列岳牧臣司梁謂嚴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

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陳為犄角尚舉石逾岷山左直

劍門攻出九地七書孫子善守者上披重雲攀天踏空夷視咀艱

道吾知之矣不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不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於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為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聖舜之得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而况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作一本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隕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乎在哉或曰堯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

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衣陶之賊生人盈矣曹宦官董卓袁術兄弟及陶謙不之父曹操字孟德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不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不可歎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蓋也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優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群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為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而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謗孔

子者亦為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載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平聲無亦微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于人者吾必微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譽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石吾又安取懼焉取一作同下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汗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爾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為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

之為惡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敗發小者
惡終不逐者一本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廉音廉吏以行商行下不役傭
 工不費舟車無資司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水
 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
 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
 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
 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廉祭也如今監司戶其利月益之三倍不
 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捕山以為章涸海
 以為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為貨商以故賤吏相逐於
 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適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
 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輕如何以利教為也柳子曰君子有
 三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
 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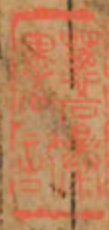
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廢由利之小文登進其志幸而
 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
 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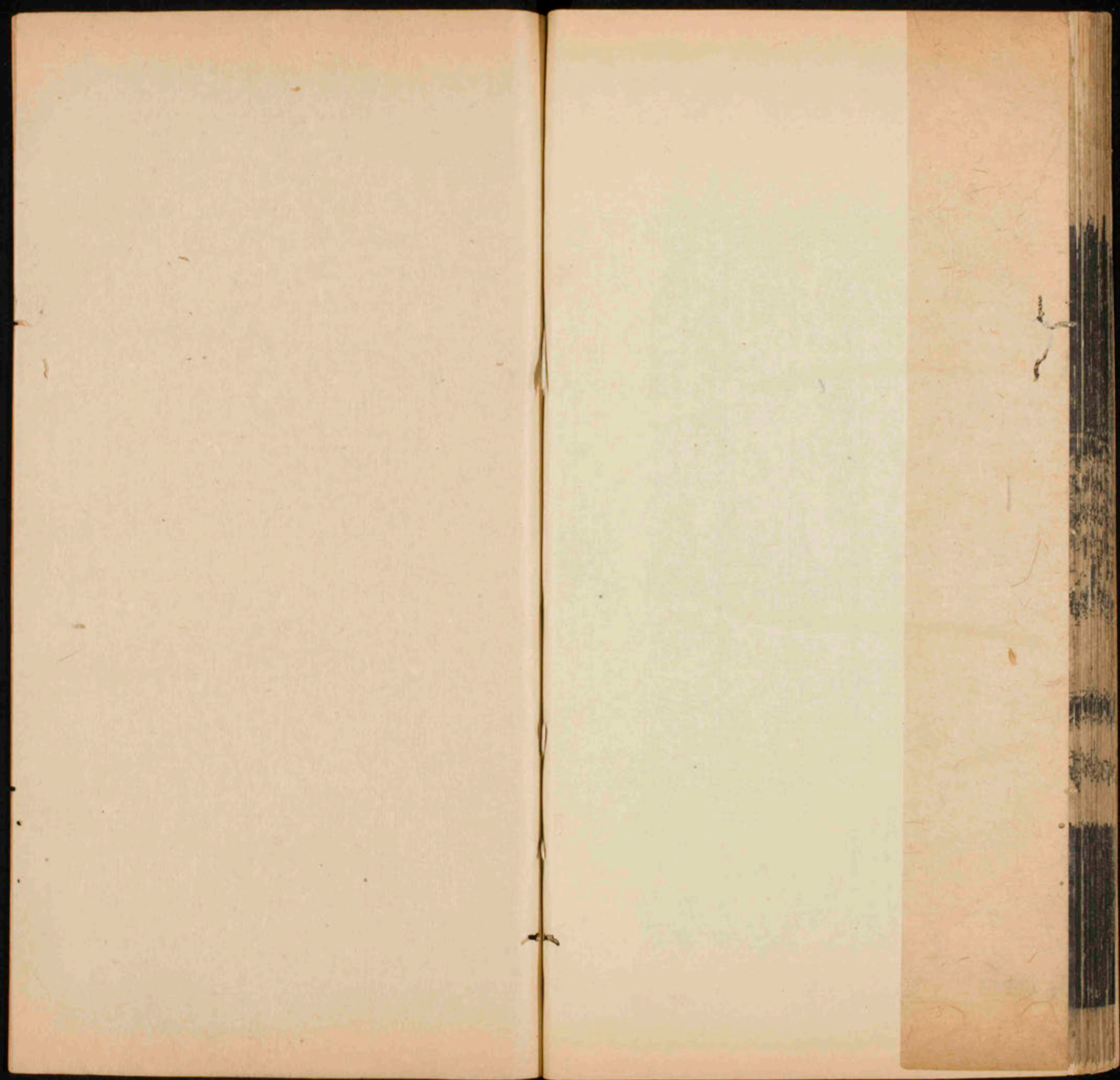
東海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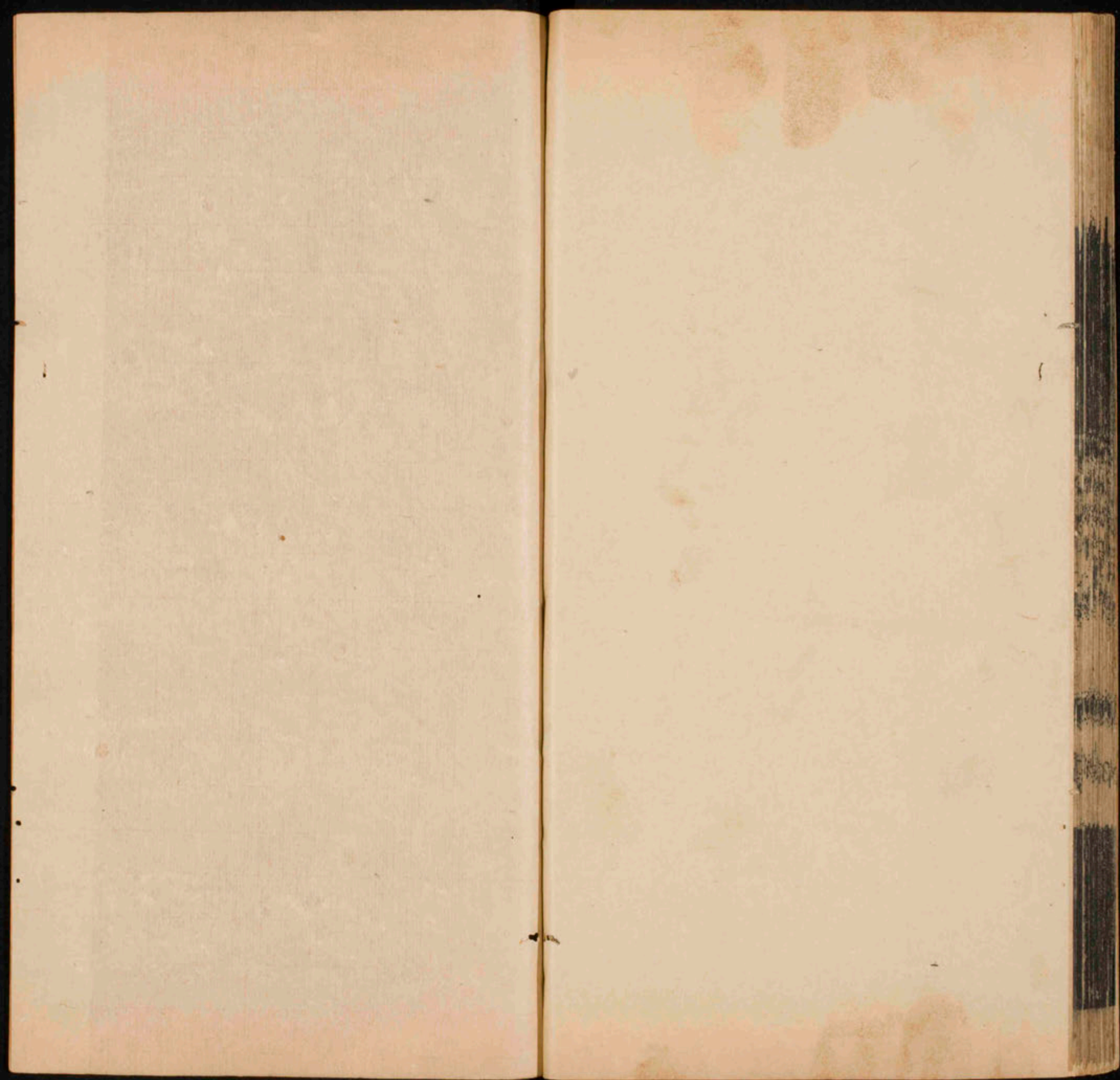
東海若海神陸遊登孟諸之阿孟諸澤名在得二瓠焉劊而振其屏
 以嬉解瓜取海水雜糞環繞虻而實之音如消切腹中臭不可
 當也室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
 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而笑曰呀墟怪矣今天大海其東
 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且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
 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為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音警水
 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虻虻之與居其狹也又冥暗若是而同
 之海亦亦益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抉石破瓠盪群穢於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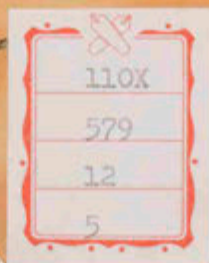
荒之甚而圃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
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
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幽
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
言號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
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壑旋
吾波不足以完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
若其挾石破瓠其一一本作乃字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
於海盪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
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燕那之海而泊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
之瓠而窒於無明之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蟻虻人有問焉其一人曰
我佛也毗盧燕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
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

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則大患首
至矣一本而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
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
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為陳西方
之事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
境而得以去群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
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違也違一本不若二瓠之水哉
今不知去一而取一其矣









110X
579
12
5